

数字时代目录学理论体系的形式与内容分析

The Analysis on Construction and Content of Bibliography Theoretical System in Digital Age

王 锰 郑建明 陈 雅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南京,210023)

[摘要] 对理论体系的阐释、深入研究,是一门学科形成的重要特征。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尤其是大数据、云计算环境下,目录学范围大大扩展,对数字时代目录学的理论体系需要进行客观分析和研究。该文在形式方面从目录学理论体系的多层、有序的静态特征和面向学科环境和实践开放的动态特征来分析,在内容方面从理论内核、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学科环境,以及各层次之间的关联来讨论,以对数字时代的目录学理论体系进行呈现。

[关键词] 目录学理论体系 目录学基础理论 数字目录学 目录学

[中图分类号] G25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2797(2015)01-0041-06 DOI:10.13366/j.dik.2015.01.041

[Abstract]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theoretical system is an important feature for the formation of a discipline. With the advent of the digital age, especially in large data, cloud computing environments, bibliography is greatly expanded and bibliography theoretical system is urgent to be analysed and researched. In terms of form, static characteristics of multilayer and order are analysed and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practice-oriented and open to academic environment are discussed; in terms of content, the theoretical core, basic theory, applied theory, academic environment, and correlation among them are summarized, finally bibliography theoretical System is proposed.

[Key words] Bibliography theoretical system Bibliography basic theory Digital bibliography Bibliography

科学史学家 G. 霍尔顿曾经说过从看似凌乱和变化无常的各种现象中找出一个相对有序的协调的结构,并以其解释和超越直接的经验,是一门科学的重要任务。在哲学理论体系建设上黑格尔认为哲学必须要有自己的体系,否则就称不上是一门科学。只有形成一个体系,哲学内容才能作为其中的一个联系环节,才能进一步得到证明,否则它仅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假设^[1]。理论体系的建设在一门学科发展中有着至关重要作用。尽管当前国内在目录学理论和实践方面已经有不少研究成果,但是从理论体系的视角出发,对目录学理论进行研究仍是一个有待探索、总结

的领域。早前目录学研究者主要聚焦于目录学的方法、专科目录编制等微观层面,相关研究也多为经验性的介绍,缺乏理性的、系统的归纳,而宏观的角度主要着眼于论、史、法体系^[2]。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尤其是大数据、云计算环境下,目录学范围大大扩展,突破了原有的纸质文献、书目编制,数字信息资源、网络资源的组织、揭示得到重视,催生了对数字时代目录学有关问题进行客观分析和研究的要求。彭斐章、谢灼华等认为在数字环境下,目录学可以在出版发行、信息管理、数字阅读、网络信息资源揭示、数字目录学等领域充当引导角色^[3-4]。陈传夫认为数字环境下用

[基金项目] 本文系 2014 年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创新江苏社会数字文化治理体制机制研究”(2014ZDAXM001)和 2014 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国图书馆大众化服务模式定位和建设策略研究”(14BTQ019)的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王锰,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数字信息资源管理、目录学基础理论;郑建明,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数字信息资源管理、目录学基础理论;陈雅,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数字信息资源管理、信息法,Email:guxingn@qq.com。

户的信息搜寻、阅读、评论和传播等信息行为不同以往,目录学继续对新的技术、文化以及其他学科知识进行吸收、借鉴^[5]。郑建明等认为随着开放存取的发展和大众的互动参与,编目规则、相关标准、知识系统的互操作等目录工作发生很大变化,这些都给目录实践提出新的课题,当代目录学的需要建立符合当代科学规范的理论体系^[6-7]。本文着眼于数字时代的目录学理论体系,结合当前目录学研究与实践的发展趋势,从形式和内容方面对数字时代的目录学理论体系进行呈现,以对数字时代的目录学理论进行分析与归纳。

1 数字时代目录学理论体系的形式分析

1.1 数字时代目录学理论体系的静态特征

蒯因^[8]曾经提到学科发展的问题。他提出了这样的认识:在理论研究中,按照一定的准则,并为揭示的方便,可以把学科逐一剖析,从而衍生出一系列原理和定律。在此基础上,再细分,研究相当于下位类的相关命题。受其启发,我们可以认识到目录学也是一个立体结构,在这个结构中,从宏观的科学理论到微观的命题,都需要我们逐一剖析。数字时代的目录学理论体系,形式上是一个类似于椭圆形状的立体结构,它与层次分明的金字塔形状迥然不同,其具有鲜明的立体性特点。

数字时代的目录学理论体系有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涵盖的内容基本上包容了理论与实践,基础与应用,分别是内核部分、基础部分与应用部分。在这几个层次中,理论内核占据的是目录学理论体系之最里面、核心的位置。第二层次是基础理论,再往其外就可以看到应用理论的踪迹。三者之间的排列是有序的,其共同建立起数字时代的目录学理论体系的整体结构。有一点我们需要注意,就是科学与科学之间往往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关系,还没有一门科学能独立于各门科学之外,可以说某一科学的成熟与否,跟其他科学关系很大,它需要从其他学科中汲取营养,受其他学科知识的启发,因此有一个宏观的、广阔的学术环境层次位于数字时代的目录学理论体系之外,与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数字时代的目录学理论体系还有一个特色,就是理论层次之间的有序性是其重要的外在特征。目录学理论研究中,目录学的内核和基础理论方面是目录

学的主体,对于目录学的发展至关重要。而目录学的应用理论则是前两个的溢出、扩展,虽然很重要,但是更加侧重实用。在对目录学基础性理论甚至其他学科研究和实践借鉴时,我们可以发现理论之间的交流并不是随意的,其遵守一定规则,使各个理论层次严密连接,相互制约与交换。所以,多层、有序是数字时代的目录学理论体系的显著特征。

1.2 数字时代的目录学理论体系的动态特征

我们继续研讨数字时代之目录学理论体系的另外一个角度。明显的特点是目录学理论体系各层次有一个交汇点。为什么数字时代的目录学理论体系会出现共同交点?

面向学术环境开放。数字时代的目录学理论体系中,每一个理论层次都需要对其历史形成、包含的意义进行充分的阐释,层层分析。但是,要达到这样的目的,仅靠目录学学科独自完成是不现实也是不可行的。这需要目录学去和其它学科交流、借鉴,面向学术环境开放也是可以预见的。要实现这样的想法,又不能打破三个理论层次的次序,使每一个理论层次之间,理论层次和学术环境都有可能直接相关联,其解决方案只能是各个理论层次都向学术环境倾斜,与学术环境产生一个交汇点。而正因为数字时代的目录学理论体系的三个理论层次都与学术环境有着一个交汇点,所以其可以通过其与其它学科进行直接的相互交流、借鉴。在现实中,目录学的一些理论也被应用到其他学科领域,即使有些人不愿承认甚至回避其应用目录学原理、方法。正是由于交汇点之存在不仅使目录学理论体系向学术环境开放,还使其理论向外散播,实现学术环境与目录学理论是互动交流,促使各学科在交流借鉴中不断完善。然而,这种情况无论是在严格的金字塔形还是在同心圆形的结构下均无法实现,像基础理论要和学术环境进行交流,必须经过中间一个过渡,但此种情形并不符合现实,切点的存在是必要的。

面向目录实践开放。目录学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其具有实践性,数字时代之目录学理论体系三个层次还要面向实践。各个理论层次面向学术环境中的其他兄弟学科、相关学科开放是一个特点,而面向目录实践开放则是不可忽视的数字时代目录学理论体

系的另外一个特性。目录学理论对实践依赖性很强,其理论体系的每个概念本身都来源于实践,往往需要实践经验之直接支持。如若不然,我们就不能获得任何有意义的符合实际的概念,目录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也就是天方夜谭。与此同时,数字时代的目录学理论体系到底包括哪些概念,这些概念如何甄别,这些概念应该归入到哪个层次,这都需要实践的检验。因此,在数字时代的目录学理论体系中,每一个概念又都不是独立的,每一个概念都是通过实践和其他概念存在着各种关联,若要把各种、各类概念按照某一逻辑串联,就必定源于目录实践,并受实践的检验,而如果离开了目录实践,就没有办法确定目录学理论体系的科学的知识元素。只有把数字时代的目录学理论与实践深度结合,密切跟踪,才能使其理论体系更为科学。所以,在数字时代,目录学理论体系向实践开放可以使其受实践的借鉴与制约,使其地位更为稳固,使其理论体系更为协调和系统。

2 数字时代的目录学理论体系的内容分析

2.1 目录学理论内核分析

2.1.1 理论内核的要求

理论内核之建立始于基础理论这一层次。理论内核是目录学存在和发展的依据,因为它是目录学本质的思考和提炼。依据数字时代之目录学的本质,逐渐向外发散,形成一个概念体系,有了这个体系,就可以对数字时代之目录学理论和实践进行指导。内核在研究中可能叫法有所差别,有的称为基点,有的称逻辑起点。比如彭斐章教授认为科学的进步和发展总是表现为旧范式或科学系统的打破和新范式或科学系统的诞生,具体到每一学科,则表现为学科基点的选择,基点在学科理论体系构建中意义很大^[9]。

理论体系构建的起点是对所有基本问题回答的逻辑起点,基本问题的解答包括了逻辑起点的概念、作用和方法论体系。在研究中,只有对理论体系建立的机制有宏观、深入之认识,才能认真反思逻辑起点的概念和作用,对逻辑起点与相关概念的关系等问题有实质的认识,才能对逻辑起点发展有更加全面的认识。作为一门科学理论体系之逻辑起点,需要遵循科学、简单、抽象、辩证的原则。逻辑起点不是研究起点、研究对象、更非研究任务、目的和意义,其实质

是对一个理论体系的所有基本问题进行回答时不可避免的关键概念。在所有的研究中,基本问题一般是在不断探询中才逐渐被发现的,理论研究的过程一般是实践需求——研究起点——基本问题,这意味着主体对客体的认识一般是从解答特定关键问题开始。

2.1.2 理论内核的阶段性的

在目录学研究中,经历了图书、目录等研究起点,但是那只是研究的入手点,而不是逻辑起点,目录学之逻辑起点是涵盖目录学所有研究对象的初始、本源概念,并可从此着手,演绎出目录学理论体系之所有概念和关系。当然,每一门学科往往会有许多科学概念,但作为逻辑起点,其是有严格要求的,并不是其他任何一个概念都能担当,其概念必须满足这样的条件:它是一个抽象性很强的、在该科学理论体系中处在中心地位,发挥着基础作用之概念,并且该学科的其他概念都能借助它加以阐释。

目录学是一个随着时代前进而不断发展的科学,不同时期的目录学逻辑起点以当时环境为前提。目录学逻辑起点的认识和揭示还同目录学的成熟程度、目录学相关学科的发展水平乃至整个时代的科技、政治经济状况有联系。古代目录学是整理目录的科学,目录学的对象一般认为是文献或者是图书。中国古代目录学以分类目录为主体,对文献整理很重视,目录学主要作为读书治学的门径和工具,它始终停留在对事物的描述、对经验的总结阶段,不具备完整的理论形态,这与古代目录工作实践单一、文献生产和保存技术落后分不开。而技术的发展使文献量激增,新的环境使目录学大部分知识、技能之适用环境发生变化,近代目录学由此踏上理论目录学征程,成为一门科学。但是近代目录学始终未超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体系,中国有近代目录学而无目录学的近代化^[10]。现代目录学在1949后一开始学习苏联,直到70年代末,80年代后,引入西方英美目录学成果,研究内容拓宽、实用性加强,逐渐形成研究的第二次高潮。当代目录学中,马国华等提出书目,彭斐章等提出书目情报为逻辑起点,这些成果紧扣时代脉搏,突出了目录学致用性和时代性^[11]。

2.1.3 数字时代的目录学理论内核

数字时代到来,信息技术不断发展,科研、学习和生活所涉及的信息资源形式出现变化,不仅限于传统

文献资源,而且出现了数字信息资源,相应的人们对数字信息资源之数量和质量都有了更高的要求。但是在研究中,信息资源,尤其是网络信息资源如何纳入,数字信息资源如何整理,由于时代的局限性,还没有完全讨论,除目录学之外的其他学科没有专门研究。因此,在信息环境下,我们要应时代之变,拓展目录学研究领域和范围,把信息资源比如网络信息资源、多媒体信息资源等纳入研究范围,对其进行深入揭示、组织、利用,当成我们的任务和使命。

信息资源揭示是数字时代目录学研究的逻辑起点。信息资源揭示在范围上不仅是关于文献的信息,还包括各种数字信息资源,如书目、期刊论文、年鉴、学位论文等数据库资源,并使其信息有序化,正是在序化的基础上完成信息开发利用职能;信息资源揭示成果是集性信息,不是单个信息的描述,由于信息具有可压缩性,在提取文献内容特征和外表特征信息基础上,使其重组为有序化的信息集合体。而且目录实践活动把社会公众所需的信息从信息资源中选择、采集、整序、加工,浓缩为有序化的信息产品,并通过各种渠道、各种服务方式传递给公众吸收利用,同时对社会效用进行反馈,以优化揭示内容、传递形式和方法,适应公众获取和使用信息的习惯,满足其各种信息需求。因此信息资源揭示的本质是知识信息的整序与传递,是对目录信息来整序,对文献内容浓缩、整序、加工、控制的系统^[12]。信息资源揭示概念是最普遍、最简单、基本的目录学概念,贯穿于数字时代的目录学理论体系。数字时代目录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和核心概念是信息资源揭示。

传统目录学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内核,是由于其在结构和概念没有形成一个共识,或者按照一定的逻辑理性思辨,目录学研究中出现基础和应用理论方面自相矛盾的问题也在意料之中。数字时代的目录学理论内核提出后,这些矛盾将基本被化解。信息资源揭示是数字时代目录学之坚实内核,在面对反常、面对变革的情况下,理论内核因为反映了目录学本质,在稳定目录学理论方面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当代,在目录学理论与实践齐头并进的背景下,目录学理论体系探讨逐渐系统而深入,出现了如彭斐章、陈传夫、柯平、王新才、陈耀盛等代表人物及观点。但是其探讨还是有一定缺陷,就是理论体系建设或者仍然

依照论史法体系,或者是条块分割严重,对传统继承有余,而创新性略显不足,一直都没有形成一个相对被大多数人认可的体系。而在数字时代,目录学在理论和应用方面又出现新变化,一方面借鉴西方科学的方法论,另一方面结合数字时代目录学发展实际,以理论内核为中心,提出三层次的观点,并借助于理论研讨和实践检验,以充分揭示当前目录学理论和实践成果,并对未来进行前瞻性预测,稳定目录学研究。

2.2 目录学基础理论分析

在数字时代的目录学理论体系中,我们可以直观的看到基础理论紧邻内核。在目录学理论内核还没有被提出和广为认同时,研究者只能凭借自身的知识储备和认知范式来相对主观的理解和解说目录学理论。但是数字时代的目录学理论已经意识到并研究内核,那么基础理论就不能漫无边际,其需要有效联系内核。理论内核在充分、简单明了地揭示数字时代的目录学理论的本质方面意义重大。在实际研究中,基础理论就是对内核的概念进行阐释和发扬,使其具体化。拉卡托斯认为就是因为基础理论这层保护带,在理论内核接受考验中首当其冲,通过不断调整甚至是全部被替换,才最终强化了内核。所以,位于理论内核之外产生的保护带就是基础理论之范围。在目录学研究中,我们需要定义和解释理论内核概念,对内核概念进行深入剖析,基础理论层次的角色就是阐释内核,稳固理论内核在数字时代的目录学理论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否则建立理论内核就是天方夜谭。基础理论基本包括:目录学基本概念,如目、录、目录、书目、目录学、书目信息等。目录学理论研究基本问题,包括理论基础、研究对象、学科性质、目录的本质属性、目的功用、书目事业、书目史和目录学史、比较目录学等。

2.3 目录学应用理论分析

从对目录学理论体系形式的揭示中,我们发现目录学应用理论位于相对外围的层次。它与学术环境靠的比较近。可以说应用理论和学术环境的关系是密切的,但还是不能把应用理论等同于学术环境,应用理论与学术环境密切关联但又高于学术环境。在科研实践中,一些具体的与实践有关的理论、规律与方法都可以看成是目录学应用理论的范围。在实践

中,应用理论能直接引导目录实践。所以说,应用理论是从目录实践中提取的,它可以直接指导实践,并实时反映现实情况、现实问题,其主要目的是以科学的方法对目录工作实践中出现的普遍性问题、矛盾予以解决,为目录工作提供具体指导。目录学经过长期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总结,形成了一些应用理论:文献著录理论,包括书目、索引、文摘、综述、编目、分类、知识组织、关联数据、本体、元数据、语义网、知识表示。再具体一点就会涉及到书目标标准化、规范控制、书目系统、书目信息服务,网络资源的组织、管理与控制、知识组织智能化,像数字导读、知识导航、知识地图、机构知识库、学科信息门户、数字联合目录、网络目录等实用目录^[13-14],甚至使社会网络组织与大众参与等都涉及在内。文献检索理论,拓展到网络信息检索、专科学目检索、网络书目情报服务、书目信息产业化研究。此外还涉及引文理论,包括文献计量学、网络计量学、科学计量学等研究成果。

2.4 目录学学术环境分析

站在宏观的背景上,我们发现除了内核、基础与应用理论,还有一个存在与发展的大环境——学术环境。所谓学术环境,就是一些来自于其他科学,已经被证实,并不属于目录学自身范畴的科学知识,但它又与目录学理论有着紧密的联系,且为学术共同体所接受的科学理论。在科学大环境中,没有任何一门科学可以孤立存在,学术环境中蕴含的知识是目录学汲取营养的重要源泉。其必然会对其他学科诸如文史哲等社会科学,和数理化等理工学科有所借鉴,以实现知识的自由流动与科学创新,绝不能闭门造车,自我封闭。

而且在当前大数据背景下,目录学无论是在基础理论还是在应用理论方面,无论是在原理还是在实践方面,其必不可免与其他学科比如信息科学、计算机科学、语言科学、心理科学、社会科学逐渐的交叉、融合。在当前信息源大量、信息类型多样、用户突破时空限制的背景下,目录学之价值将更加明显。目录学研究者要注意从战略的和宏观的角度着手,继承与发扬历史,指导当前实践。比如面对海量的信息资源,特别是时刻变动的网络信息,人们查找利用网络信息资源困难,目录学应用研究的重要方向是着重揭示和

深度开发网络信息资源,运用传统目录控制的原理、手段和方法,实现网络信息技术与目录学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当前信息技术发展需要吸收、借鉴传统目录优秀理论和方法,借鉴关联数据等新实践,对数字环境下大量的信息资源进行组织、整理和揭示。

然而学术环境的知识不能被贸然放入目录学理论。因为在不加以选择的前提下,随便加入各种看似相关的知识,目录学理论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体系很大,另一种就是理论发散过度。这样的后果是可以想到的,就是使目录学理论界限异常模糊,毫无重点和关键,最终导致目录学理论体系的分散化。事实上,没有一门科学可以吸纳和兼容全部知识,目录学在学科体系中占的比例不大,但是如果发展和突破,必须要有自己的一技之长,必须有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理论核心,形成目录学之广泛认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知识概念系统,明确的学科研究的准则,使研究者有根据一定的规则开展工作,进而促进目录学理论体系的建立。理解到这一层,我们就能够认识到学术环境仅仅是作为目录学存在和发展的环境,在这个环境中,汲取营养,促进学科传承和借鉴。

2.5 目录学理论体系各部分的逻辑关联

目录学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不同。学科体系侧重于学科性,条块性,而理论体系更注重整体性,更注重逻辑性和规则性^[15]。在科研实践中,将目录学理论体系当成各个分支学科的整合是不严谨、不符合实际的。在数字时代的目录学理论体系中,我们要从逻辑思辨的角度不断研究和发展目录学,明确目录学之研究内容、研究范围,持续研究目录学各种理论。

目录学理论体系的深层次组织依靠逻辑关系,而这种逻辑关系就是概念。概念是一门科学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对于目录学也不例外。围绕目录学之主体概念,衍生出一个概念丛,以概念为要素构建出一个概念系统,通过概念和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形成由逻辑关系联接起来的概念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理论内核充当基础和核心的角色,以其为核心,通过一定的逻辑规则,组成一个概念体系。而基础理论层次则是以对理论内核涉及的概念进行揭示的方式,维护内核。另外,基础理论还要对理论内核所需要的其它辅助命题进一步的探讨,并对其进行

补充,随之而来的结果是基础理论层次涉及的概念数量不断增加。应用理论层次则处于数字时代的目录学理论体系的边缘,其紧邻学术环境。应用理论主要是汲取学术环境中偏重实践性、应用性的目录学理论知识,并通过对这些知识概念化。按照某种规则对这些层次的概念整合、关联,目录学理论概念体系就形成了。因此,数字时代的目录学理论体系以理论内核为基础,逐渐向基础、应用理论层面发散,核心内容是具有高抽象性特点的内核理论,基础理论紧密联系理论内核,保护理论内核的产生和发展,细分和全面阐释其概念、内涵,应用理论则是接受理论指导,并从学术环境和社会实践中丰富和发展应用内容。同时目录学理论在丰富的目录学实践基础上,运用分析与归纳的方法,从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空间条件下的目录学实践中,经过从特殊到一般的抽象性发展,剔除不重要的、偶然性的材料,揭示一般的、共性的理论及其间的内在联系,以反映目录学的本质属性。目录学理论体系是相对系统的、逻辑严密的体系,能够有力地解释、指导和预见目录实践,其重要性要求目录学理论研究者必须将理论体系建构放在重要位置。在具体研究中,目录学理论研究者应辩证综合地运用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比较成熟的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抽象与具体结合的方法、原理与方法相移植的方法等,整理各种经验和理论知识,反映目录学本质属性的概念、范畴和原理,按照一定的内在逻辑关系形成一个自洽性知识体系,引导目录学的发展^[16]。

目录学具有很强的实践性^[17-18]。目录学之深入与发展和现实联系密切,这就决定了其不可能仅作为一个单纯之知识体系,更不能在研究中,不假思索就把本学科或是其他学科的东西如知识元素、相关概念,随便排列组合,就说是一个新的理论。目录学实践性很强,在研究中要对重视目录学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并对这些问题认真解决,使目录学真正发挥其致用性功能,将目录学之理论体系转化为指导实践的实用知识。目录学理论本质上是应用性的理论,这一学科属性决定了目录学研究者要以目录学的实践作为目录学研究的方向,否则就失去了生命力。理论产生于实践并在实践中接受检验,这是认识论的基础,同时是人类认识发展的基本规律。在目录学理论和实践中不断产生新问题是必然的,这

就需要用目录学理论进行指导,对实践中遇到的问题进行思考、解决,逐步形成理论。目录学研究与发展并不是僵化的,正是由一系列具体问题的解决来促进,虽然现实问题有着具体、不规则等问题^[19],但其往往最能体现目录学的丰富和多样的特色,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最终促进目录学理论和目录实践融合,使人们能确切了解目录学内涵,使目录学得到丰富和发展。

参考文献

- 1 黑格尔.小逻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70-71
- 2 柯平.从文献目录学到数字目录学[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39-40
- 3 王新才,丁家友.中国目录学的继承与创新——第六届全国目录学学术研讨会会议纪要[J].图书情报知识,2014(3):4-7
- 4 彭斐章.目录学是读书治学的必修之学[J].图书情报知识,2014,(3):8-9
- 5 陈传夫,罗博,冉从敬.目录学的时代性——教学研究体会[J].图书情报知识,2014(3):14-20
- 6 胡唐明,郑建明,黄建年.衔接与融合:当代目录学研究进路[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2(2):4-8
- 7 王锰,郑建明.从目录学的致用性看当代目录学的发展[J].图书馆杂志,2013(12):14-17,41
- 8 W.V.O.蒯因著,江天骥等译.从逻辑的观点看[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35
- 9,10 彭斐章,陈传夫,王新才.数字时代目录学的理论变革与发展研究[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113-120
- 11 陈传夫,丁宁.目录学变革的实践基础与功能延伸[J].图书情报知识,2008(6):56-59
- 12 郑建明.当代目录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24
- 13 曾伟忠,董畅.数字时代目录学的历史使命和未来发展的思考[J].图书与情报,2012(2):29-33,68
- 14 费巍.西方目录学的发展及其对我国目录学研究的借鉴意义[J].图书情报知识,2008(1):50-57,104
- 15 彭斐章.目录学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1
- 16 李硕豪,闫月勤.高等教育学理论体系研究之研究[J].江苏高教,2004(5):25-28
- 17 肖希明.关注现实问题:图书馆学研究永恒的方向[J].中国图书馆学报,2007(5):35-37
- 18 张斌贤.从“学科体系时代”到“问题导向时代”[J].教育科学,1997(1):16-18
- 19 蔡艳艳,赖辉荣.关于我国图书馆学学科研究范式转换的思考[J].图书馆建设,2009(2):1-3

(收稿日期:2014-11-14)